

意犹未尽

## 寻找小王子塑像

傅光达 文/图

去年初夏的一天,我们一家三口从巴黎乘火车到文化名城里昂,正好下午5点,住进老城区靠近地铁站的民宿。稍事休息后,女儿提议去红土广场观赏小王子塑像。于是,我们便徒步来到里昂市中心的红土广场。此刻已是黄昏,落日熔金,残阳如血,原本鳞次栉比的灰黄旧建筑被镶上一层暖色。

这一由红土铺成的广场名叫白苹果,据说它曾一度被称为皇家广场,是法国第三大广场,由凡尔赛宫教堂的建筑师罗伯特·德·科特(Robert de Cotte)设计而建成于十七世纪初。这么一想,四周高大的法式建筑已存在几个世纪了,看上去依然保存了十八世纪的拱顶门,极狭窄的之字型木楼梯,“装模作样”的烟囱。广场的红地面恰好与这些建筑的屋顶相互呼应,看起来非常和谐。

最先映入眼帘的并没有小王子塑像,引人注目的是矗立在广场中心位的一座高大的战神骑马雕像,威风凛凛。待趋前仔细观看说明,原来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四,这座铜像表现的正是他鞭策骏马、驰骋四方的“征战之王”形象。

但据懂得欣赏门道的游人介绍,这座雕塑的独特之处,在于它是里昂诞生的雕塑家卢蒙的毕生遗憾之作。传说卢蒙在铜像即将完工时才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失误——原来雕塑家忘了在高大的骏马背上塑个马鞍,伟大的国王脚下雕副马镫!如此,整个塑像,马背上和路易王脚下空空如也,给世间人留下

了一个不解之谜和茶余饭后的谈资,无意间亦成为古今旅游者的趣味观察点。

广场没有绿地,树木很少,可说毫无障碍物,我们本来是冲着小王子塑像来的,奇怪的是,走走停停,东看西望,围绕广场一圈将近两个小时,竟然没有找到目的物。广场一侧有旅客服务中心,可惜天已向晚,无人可以问询,也无法得到里昂地图。

“算了,小王子不见就不见吧。”我提议,“里昂是美食之都,我们去吃饭吧。”

“不!”女儿固执地发起了“梗脾气”,噘着嘴说:“好不容易来一趟圣埃克苏佩里的出生地,不见小王子塑像算什么名堂!先看小王子再吃饭。”

“孩子气!”妻子哭笑不得说,“好好,那就陪你再找找看。”

此刻,天光已逐渐暗下来。周围的商店都亮起了灯。头顶上空出现了几颗亮晶晶的星星。我们兜兜转转,不抱希望地转悠到广场暗黝黝的西南角,在昏暗的灯光下,在两棵树之间蓦然发现有一根高高的石柱。就在柱子顶端——哈哈,正是我们要找的对象——坐着的小王子雕像,或者说是在里昂的安托万·德·圣埃克苏佩里(Antoine de Saint-Exupéry)和来自B612小行星的小王子,他们正偏居一隅,观察着来自苹果广场的所有人。

“哦!”女儿欢呼了一声,立刻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情双手合十,默默祈祷。

我在一旁看到女儿这副神情,忽然觉得,孩子气也没有什么不好;要不是她的坚持,来里昂就会留有遗



憾。正如《小王子》在书中所言:本质美好的东西,只有用心才能看见。正是你对你的心爱之物花费的时光,才使你的心爱之物变得如此重要。遇见,是令人开心的。

小王子还说:“当你在夜里望着天空时,既然我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

上面,既然我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,那么对你来说,就好像满天的星星都在笑。只有你一个人,看见的是会笑的星星。”

我不由得将目光沿着小王子塑像朝上、再朝上,仰望起里昂天幕上的星星来。

人生智慧

## 那一墙蔓蔓青藤

郁建民 文

清晨起床推窗,满眼的爬山虎新绿拓出一壁清爽,宛若举起无数绿色的小手掌,藤蔓次第蔓延在斑驳的外墙上,写着绿色的版图。

阳光下,一墙蔓蔓青藤,如悬挂的绿幔,错落有致。晨风挟带着茎叶散发的清香扑鼻而来,清新怡人。当爬山虎那些羞羞答答的细枝嫩叶在招手致意时,这种亲近显得格外温馨可人。

爬山虎依靠根植于寸土中的几根主茎,就会演变成满墙的绿色,缺乏水分,缺乏养料,艰难环境吓不倒。它很随和,春生夏长秋收冬藏,褐枝翠叶,黄花紫果,可观赏,可入药,可酿酒,顺心而为;它低调,不妖不媚,不艳不炫,以微到尘埃的姿态出落凡尘,绽放生机。爬山虎的绿,是一种沉稳的绿。看到这片浓郁的绿意,柔嫩的叶子不时漾起碧绿的波纹,心中的风雨刹那全无。每当华灯初上,带着一身疲惫途经它的身旁,

人们有时坐在石阶上小憩一会儿,仰望它们,似乎自己也化身成爬山虎,和着它们的小脚丫,一点点费力地攀爬山墙,攀爬上人生。

爬山虎十分顽强,潮湿可干燥行,强光不惧阴暗无妨,漫墙徐徐行缝隙缓缓游,坚定扎根,随遇而安;它淡泊,品风听雨,不卑不亢。到了傍晚,经历一天暴晒,翩跹的绿叶依然灵性地和着晚风的调子,成就另一幅绰约的风姿。抑或这就是它的生活态度吧,叶片交错之际,融无限情调于芸芸众生凝视的眼光与悠悠思绪之中,随着它去轮回春的攀爬,夏的傲视,秋的风种风情,冬的蓄势待发。

爬山虎很清楚风光就在前头。它不苛求、不期待、不幻想,坚韧不

屈,奋发图强,最终挥挥洒洒的枝蔓,在墙面上书写绿色生命的篇章。人们仰视而阅,它似在讲述人生底蕴,似在颂扬逆境成长,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禅意入心。

晚秋,当西风刮起,爬山虎方渐落叶,从墙根开始一层层向上,翩跹地追着风嘲弄一番后,才盘旋着悠然落地。叶儿在地面堆叠中,留下依旧紧紧依附墙面、石壁的青藤,在寒风中彰显着自己的坚韧不屈。枯萎的藤茎呈现出初生时的脉络,牵牵挂挂,与老墙辉映成浓墨重彩的古朴沧桑,虽不精美却气势磅礴……

生活中一物有一物的价值,平凡有平凡的品格,不能因其渺小、朴实而轻慢小觑。植物如此,人也是如此。

旅游日记

## 西山拾贝

张永进 文

说到苏州,人人都很熟悉,但或许鲜少有人关注距苏州古城西南40多公里、位于太湖之中的西山岛。

西山岛是太湖的第一大岛,这里秀山丽水,举目如画,真可谓美不胜收。曾经有人这样形容:西山因太湖而妩媚多姿,太湖因西山而丰富多彩。

初夏的一天,我和家人闲散散步,再一次来到了西山。我们下榻在一家当地人开设的颇具风情,叫“安之若素”的民宿。出了门,走进一条乡间小路,就是西山的“百亩梨园”,穿过一条公路,便来到了美丽的太湖

岸边。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,看看山景,赏赏云霞,吹吹清风,惬意、随性、轻松。

第二日一清早,我和亲家公特地到街上转转,感觉分外寂静,马路上车辆稀少,也看不到行色匆匆的人流,静得犹如挂在墙上的水墨画一般。恍惚间,这里的闲漫气息让你无所适从的心顷刻沉静下来,紧锁的心房也被这悄然的轻柔所抚慰。在离民宿不远的唯一一家小面馆,里面的顾客寥寥无几,闲聊时得知,年轻人大都到城里打拼去了……

现在村村通公路,公交车间隔20分钟一趟,驶往苏州各处,出行更便捷了。家家的自留地里,种植着枇杷、梨子、杨梅等,有的开农家乐,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,真是一举两得,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非常高。

一路上,我们总会遇见一些老人提了竹篮或推着小型三轮车在推销

自家的枇杷、梨子等水果。我的亲家一时兴起,掏钱买了二马夹袋的水蜜桃。桃子个头不大,表面上是青的,红的一点点,看似半生不熟,谁料想,吃上一口顿觉口感十分好,水滋滋,甜甜的。俗话说: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,青山绿水,空气清新,连马路上、小河旁不加修饰自由生长的闲花野草都充溢着天然的浪漫与写实。

傍晚,我们在太湖边上信步,着实又把自己惊艳了一把。日落的夕阳原来这么美。天空中随着渐渐西沉的太阳正显现出多彩的光影变幻,尤其是霞光映照在湖面上,一阵凉风拂过,犹如无数条银蛇舞动,我赶紧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个美妙的瞬间。

到苏州不知多少次了,每次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。之前,真没听说过苏州西山有一个“小九寨沟”,这让我们充满了好奇,几经打探,终于一

睹它的“真容”。

过去,在西山有二处废弃已久的宕口,村民告诉我们说,原先就是一个天然的采石矿,由于关掉年数太久,宕口慢慢被雨水和地下水填满了,久而久之,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当我们大费周折寻到这里,周围静悄悄的,空无一人。乍一看,只见偌大的一块空地,四周长出了很多杂草和野花,也没人打理,可以说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,相比西山的其他景点,这里格外冷清。再细瞅,眼前的山体高崖峭壁,被一层厚厚的植物所覆盖,这里的水很深,水的颜色碧绿,和绿植遮盖的山体浑然一体,怡静而柔美。

可我不赞同“小九寨沟”的称谓,宕口就是宕口,它是没有经过加工修饰的天然风景,有自己独特的韵味,虽不起眼,但也无须相比,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。

岁月悠悠

## 老屋

魏鸣放 文

还在,回看老屋。一个工人新村,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六百户人家,像是一个很大的老船,在原地航行了六十个年头。

换上共享单车进入,绕上几圈,悄悄离开。

看别的人家,看自己的家。门窗,大都被灰色的大砖封住。白天黑夜无人,再也不会有人,像是在一片灰白的月球上,再也听不到当年的声响。

一家家一户户,灰白的墙上,一个个圆圈,动迁了,老房子一个个立着不动。

中间居民食堂,早已成了工场仓库。那是小学时,当年姐弟三人,胸前挂着钥匙,中午搭伙的地方。食堂不大,里面热闹,打饭打菜,都要排队。卖菜的窗口,是白墙上两个拱形小洞。所有的熟菜,分成几排码在长桌。地上一个大桶,有一分钱一碗的菜汤。

托儿所,在老屋的对门。也是两楼,里外粉绿的木窗。院子内外,平地 and 墙角,一株株浓肥而绿油油的野草,高过了膝盖。

那时的野草也长,仅有扁头的蟋蟀,十分难看,也不能打。如要捉长相威武的蟋蟀,要经过新村北面零星的农田,去往同济大学后面的农田。那时少年,在小河的边上,在炎热的骄阳下,一个个瘦着,俨然比人影子还黑。

老屋两楼,门窗空了。记得那些年,白天,睡在二楼大床上,听得南边粉绿的木窗,在南风中吱吱作响。对面二楼顶上,黑黑屋脊线上,一个水泥砖雕,中间一个五角星,两边围着飞翔的鸽子,细看还在,已从灰白变成半黑。想起,“飞鸟不动”,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。

小时候,与外公外婆同住,他们偶尔去乡下。一次,曾在托儿所生病发烧,被早班请假回来的母亲领回,同时带回一个铁碗烂糊面条。中午,母亲在北面的门前哗哗地洗衣。家里,南面的门半开着,那个病儿,坐在自己家里吃面。一时间,全世界的阳光,哗哗而落下,落满了幼年。

记得每天下午,对门托儿所上下传来一片哭爹喊娘声,那是午睡醒来的小孩。我们在家,有着外公外婆。多少年后,那些哭闹的孩子,今天无一不是老人了吧?

那时的秋天,早早冷了,叶子黄了,学校的广播喇叭,传来了歌声《麦浪滚滚》。那时人小,出了新村,望南,就是父母的工厂。望北,除了工厂学校,就是一块块绿绿的农田和小河。

搬出老屋二十年,想不到,这一回真的动了。

会的,会有一个人。会在老屋消失之前,会在一个半夜,会在最后的日子,再来。然后,坐上呼啸的夜车,去往北方或南方,去往一个个陌生的小城。

诗抒胸臆

## 减字木兰花·中秋

鸣放

月圆月缺,又照几双鬓雪。桂影浮城,盛世今宵鼓乐腾。

飘萍泛梗,将尽青珠心不定。两地相思,云散风来应有知。